東溪集 四

東溪集卷之七目錄

題辭

題五山說林　題霽湖詩話
題丙子錄　題破閑集
題補閑集　題於于野談
題荷潭野乘　題象戲譜
題李海龍千字書

跋

書楓溪囊會後　河東詞賦箋註跋
書私稿後　宜寧南氏世乘跋

祭文

行判中樞府事李尚眞致祭文
副提學尹搢致祭文
雙嶺㺚川等戰亡十一處致祭文
贈執義金時習致祭文
飛鳳書院致祭文代作
天柱峯祈雨祭文
三角山祈雨祭文
白嶽山祈雨祭文
木覓山祈雨祭文
漢江祈雨祭文
祭從兄參議公文
祭族兄晩休公文
祭金遇卿聖臣文

告文

高麗智陵改莎艸告文

曾祖考司僕寺正府君墓改莎建表石告文

亾弟改題主告文

疏

辭正言疏　辭職仍陳所懷疏

辭持平疏　辭刑曹參議疏

辭右副承旨疏　陳所懷疏

題辭

題五山説林

五山説林車天輅復元之所著也我朝文章盛於宣廟時天輅以大手擅名一代諸公皆畏之有五山集幾卷未及入梓而人多傳寶之今觀是書盖擬東坡志林而作然其記國朝故實多取俗傳俚誕不足考信其詩話亦無發明古人徽意者間或有錯記處世言五山輕率無儀於此亦可槩想矣雖然以其五山所爲譚者多傳稱焉玆録之云

題霽湖詩話

霽湖詩話梁慶遇所著也慶遇字子漸一號泰巖以詩鳴於湖南久爲學官出入於一時諸鉅公門下諸公皆爲之傾倒今觀其論詩殊有意致及叙諸公詞場勝事語簡核而無浮誇其可傳也審矣第李義山白石運花誰所供一律頷聯與尾聯互相移易則不但律法爲順語脉亦不顛本集所載明有錯誤而今乃謂之變體則未及詳究而然歟又世傳慶遇嘗訾議東岳詩東岳甚啣之至不欲相見云而此書獨並稱岳詩豈傳之者訛耶抑別有指意而然耶並識之

題丙子錄

嗚呼丙丁之亂可謂盡矣數月之間 宗社淪陷有國以來所未聞也其昔潛谷金相公奉使在燕京聞變號哭於闕門外華人來慰之曰白登之圍七日爾古今猶稱其危況千乘之君四十日嬰城此義聲足暴於天下嗚呼斯言信然矣顧其昔變出倉卒公私記籍未有詳盡者山城日記及江都錄數本傳於世或未知出於誰氏所記而毋論其詳略之不同是非褒貶亦大有逕庭者豈兵戈擾攘之中傳聞各異而然耶抑好惡之私有所偏僻而然耶傳曰盡信書不

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經傳猶然況野史之流乎茲並錄之以補太史氏擇焉

題破閑集

破閑集高麗學士李仁老眉叟之所撰也眉叟以文章鳴於麗朝中葉所著詩文亦多湮沒罕傳獨是集刊行於世我東文獻始盛於麗朝名公才士之專塲一旹者代不乏人其遺集之傳後者殆不過數三子而止良可惜也詩文猶然況詩話小說之流乎幸賴是集及補閑櫟翁稗說流傳不亡前代故實及詞人墨客之所嘗撚髭鬚擢肝腎以蘄傳稱於後人者猶

可概見其一二則藝苑尚論之士其可舍旃茲錄之

題補閒集

補閒高麗太尉崔滋所撰也其自序盡之矣太尉生於麗朝中葉而名賢文集惟止數十家自餘名章秀句皆湮没無聞云爾則況在今累百年之後乎序中所錄諸公毋論其詩文之不傳後生末學亦未詳其姓名之爲何人我東文獻之不足良可惜也尚賴此書之存使談藝者徵信其一二其不可不傳也審矣中篇侍中上柱國一條未免淡言卒章之病其無烟燭不速賓一絶直童稺語目芝峯類說認爲崔文憲

所作而箕雅仍之謬誤可笑茲並識之以備觀者察
焉

題於于野談

於于野談柳夢寅之所著也夢寅字應文號艮菴
宣廟朝登第嘗光顯於昏朝矣反正後作寡婦詞曰
七十老寡婦寂寞守空閨傍人勸改嫁善男顏如槿
嘗讀女士詩粗聞任姒訓白髮作春容寧不愧脂粉
儀有以反告者遂坐誅其所著述散亡殆無餘存獨
野談傳行於世以其多說委巷可笑之事人頗稱道
然夢寅為人浮誕其說 國朝典故失實甚多又以

婦孺俚諺叅錯其間張文忠公於漫筆固已譏之矣以今觀之傳奇小說雖不必一一据實而亦自有其體乃欲馳騁其文辭摸擬班馬篇法亦已失小說之體矣及其文章信美矣自許太過至欲凌駕歐陽可見浮誕之一事也茲並錄之

題荷潭野乘

荷潭野乘金尚書時讓之所著也公字子中以幹畧強記見稱於 長陵時出制戎閫入判度支勞勩實著所撰有紫海筆談荷潭破寂錄涪溪記聞摠名之曰荷潭野乘今觀其書是非褒貶固未知一一得中

然語多擬實無浮誇之病自光海時至 仁廟末年時事世變之大者可以槩見掌故氏所不可遺者茲錄之云

題象戲譜

象戲賤技也亡之亦可矣以譜爲然夫子言之不有博奕者乎猶賢乎已象戲亦博奕之類也今夫圍碁彈碁摴蒱攤牌皆有其譜則象戲獨可無譜乎哉其法具載張文忠所著志中與中國之法少異而上自薦紳大夫下至委巷兒童靡不習知間亦有酷喜者蓋其器易具其法最簡其術亦巧故也余在南漢時

令將校輩對局以為消遣公餘之資有李時馠者善
於其技多識其譜試令集而圖之仍作解於其下其
勢凡若干而無非肯綮難解者也以其譜尋之無不
枝分而縷析肱通而理解有若川潰河決而不可禦
也鬼設神施而不可測也終至濟危而獲安回敗而
得雋其為術亦奇矣雖然徐而觀之亦無甚異思之
必慎察之必精度之必審應之必敏捨之也欲其決
取之也欲其勇無或先焉而失序無或後焉而失機
既不可以躁心求之又不可以驕心乘之心與目相
凝目與手相應載變載化乃通其窮不徐不疾乃得

其中蓋未有不積累其功而能臻斯妙者也噫對局相爭出奇賭勝斯固近於用兵者之道然苟能推理而究之何物不然何事不然昔者匠扁斲輪桓公悟治國之法庖丁解牛惠文得養生之術梓人可喻於宰相種樹可喻於牧守舞劒可移於戱墨磨針可移於讀書苟有善觀於此譜者奚止於象戱而已哉

題李海龍千字書

李主簿海龍以善書著於　宣廟朝嘗西隨儐使東渡日本稱華國手與韓石峯濩齊名韓書病於為戈見李所書輙懣然沙峴將建揚蒼與碑華人擇東國

善書者終以命李韓至失湪云余嘗從其曾孫後勣求觀其遺跡兵亂後散軼只有千字文一冊初頗謹正後轉縱肆盖一筆所揮也石峯亦嘗奉　教書千字文盡其精力以今比觀家鷄埜鶩雖未易別其貴賤然玉環飛燕固不可畀其愛憎若仍至湮沒則甚可惜也遂俾其玄孫春發搨摹而付諸剞劂以壽之李自號北岳其裔孫頗多能世其箕裘今於斯後盡誠奔走不辭勞苦亦可嘉也已並為之識

跋

書楓溪壽會後

右楓溪蠹會明察上人之所著也上人不但有慧業
能通吾儒書善屬詩文徧游東國名山於其仙真之
所徜徉靈異之所肹蠁者窮探冥搜既詠之以詩仍
記之以文讀之別界奇勝洞天煙霞森羅於眼前怳
然超埃壒挹沆瀣接羽士而游汗漫其勝於宗少文
丹青遠矣先輩送人之關東詩曰少因多病今傷老
孤負名山此百年余常誦此輒慨歎於心者久矣記
黃蛇歲在泛波亭與霜峯老禪剪燭相對歷論悵怛
頭流妙香之勝至今每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今又
於朱墨倥傯中得此卷讀之孤負名山之恨差可自

慰也耶霜峯名淨源即上人之師凡而亦能文詞遂
并識之乙亥季夏下浣如心道人題

河東詞賦箋註跋

右柳子厚辭賦若干篇子厚以高才博學擯逐於蠻
瘴間轗軻挫揠沈抑湮欝以其雄深雅健之文發其
幽悄感憤之思騷騷乎澤畔遺音蓋元子之於越石
目非魏晉以来不病而强呻者比也余自少喜讀其
懲咎諸篇而病其深奥難曉頗質之於先輩亦不能
盡通乃廣蒐諸家疏釋叅攷史傳類書綜會縷析錐
不知果不失子厚本旨而宿昔之所疑晦則亦已洞

然矣遂錄爲箋註旣已自備遺忘且以貽初學質問者噫有意於詞賦者孰不祖屈而宗宋哉雕篆絺繡失之愈遠邈乎其希音之不嗣久矣不入其門不見其室不沿其流不辨其源三閭之美室靈源未易徑造其門之正流之近捨是集焉求哉並爲讀者告焉

書私稿後

右自乙丑春至己巳初秋所作也多出於牽率倦應之中其餘則道途羈旅之際呻吟所發子美所謂詩篇渾漫興亦不待老奈矣間或有軼而不記者已記者又不忍棄藏諸巾衍以比獘帚云己巳孟秋上浣

書于泛波亭上

宜寧南氏世乘跋

右宜寧南氏世乘宜寧南勿安磐所編也余受而讀之有以知南氏世德之懿勿安孝思之勤也余嘗竊謂我東世族與三代時列國相似盖列國之始莫不以功以德生而輔佑聖辟沒而慶流支裔傳國綿祚與其宗室相終始則其理宜然也今以南氏之乘驗之忠景公雲從於　聖祖開刱之際忠簡公鴻漸於　英陵在宥之日仍祖孫登台鉉豐功茂德記在彛器其奕世蟬嫣簪組不絶三百年于玆者亦非幸也

猗歟盛哉噫故家世冑或不能守其青氊箕墜厥緒此固亡論其或承藉世蔭以自表見者問其先德故閥尠有能詳者惡在其能為後也今夢安獨能記載採錄若是勤備其亦賢矣雖然夢安之為此書者將昭德焯烈罔俾泯沒於世已乎抑尋徵撫休欲作訓範於世也耶詩不云乎孝思不匱永錫爾類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夢安若能因此書知其先祖之脩之於身行之於家乎以尊主庇民為國宗臣垂裕後昆者蓋有其道而思所以無忝焉既以戒之於其身且以勗之於諸宗遺之於子孫俾其先烈勿替引之則

斯文豈但爲南氏一門之福而已勇安勉之哉

祭文

行判中樞府事李尚真致祭文

宏量天賦瓌材寡儷旣孝且友是爲根柢名祖之孫家聲克繼起自南服蜚英早歲受簡 仁廟秉筆鑄陞學暨 兩朝仍逢盛際臺省淸要駿步無泥長孺戇直誠切獻替大防公忠意絶偏係當官盡心惟以義制遇事直前利害靡計萬牛難迴一鶚高厲皐比寵錫 宸奬昭揭同朝聳心四方拭睇畿邑牧疲溝瘠霑惠南國觀風詠播棠憩庖丁解牛恢刃不敞出

入內外積有勞勩天曹秉銓遂摠百隷甄叙惟公振
拔淹滯亦長司馬爰董禁衛戎政克詰庶務剗獘遠
予嗣服罙托深契黃扉爰立川楫金礪給挾上
殿待以優禮倚惟柱石信若龜筮貞邁寒松辣甚老
桂逆耳之言惠我良劑匪惟　隆知與望實繫病辯
機務連章乃遂身雖處間不替陳閑有懷必聞事無
巨細數畝非己四知恒勵清苦一節亦足範世尚冀
胡耇亢克有濟云何一疾風燭遽掣士林相弔朝野
失涿一老不遺天道踐盤追惟忠勤痛悼焉逮往歲
行遣薄言荒裔黃髮無愆丹書卽洗隱卒崇終俾從

典例憂愛靡他　予非不諦九原難作哀此長逝不
昧者存庶歆斯祭

副提學尹搢致祭文

姿性端潔識度淵凝忠孝傳家詩禮服膺自在布韋
譽望寔弘明廷獨對大魁遂升荐豢　簡擢式致騫
騰　禁闥補拾省閣風稜司切歷試胄筵間登高衢
騁驥積風摶鵬乃祖誠節庶幾克繩名愈顯數志益
戒兢辭內居外迺淳迺綫浮榮何有遂初可憑龜曳
樂泥鵠舉遠矰爵祿灰心勇退斯能疏廣已休若水
齊稱桑梓優游某水某陵一卧田廬廿載猶仍玩心

圖書劘道覩用滋垢不到志氣罙澂貞操清規懦頑可興經帷憲臺虛位屢徵不易其方君子之恒想懷高標悵歎每增何言一朝奄忽風燈士林相吊誰式誰矜舊臣多凋屯運方乘九原難作痛惜何勝酹茲洞酌尚其歆矛

雙嶺犍川等戰亡十一處致祭文

寃鬱之氣寔干天和為眚為蝗迺作民病今茲癘疫見聞未曾闋夏徂冬火揚霧蒸連都偏邑彌亘八道深山窮海靡遠不到呻痛相聞屍骼交橫禳祓無功藥餌失靈哀哀夭札孰非赤子晝夜憂遑若瘝在己

靜念咎徵罔知攸為睠言國殤愍焉與悲徃丁百六王國有難荷戈執殳矢過寇亂兵殘敵強義重身微游魂血汚復矢焉歸悲纏猿鶴憤結風雲愁侵晝凝怨號夜聞山空野闃香火無主地久天長苦恨誰訴玆涓吉辰特賜芬苾顯幽無間死生理一生旣殉國死其可諼諒予悃誠解爾煩寃祥氛是導厲鬼是驅民命俾續國脉俾蘇邦有祀典亦永保食故玆諭示想宜歆格

贈執義金時習致祭文

山河孕秀奎壁垂精淑氣肹蠁異人篤生纔及髫齔

靈慧天成哦詩綴文筆落人驚　九重褒奬五歲傳名瓌材昂霄利刃發硎咸推席珍共佇時英直方撫壯運值横庚義同辭周事類迍剝龍宮托身獨保艱貞楚路歌鳳誰識危情退隨挽達詆罵公卿跡佛心儒言放身清空山聽騷悲湯縱横渭川題詩感慨交并氷霜皎潔滓垢不嬰日月光明節義可爭　先朝有命立傳闡明百世在下倫常弗傾曰　予修曠縟禮肇行成朴諸臣亦已褒旌剡兹高躅夙懷風聲爰贈憲職式奠醴牲不昧者存尚歆　予誠

飛鳳書院致祭文 代作

天降膚哲俾覺後知繄朱文公百代之師近宗濂洛
遠泝洙泗道成德全出類拔萃千五百年聖學復章
敎被中國澤漸海邦年代已邈風軌可述壤地雖偏
尊尚彌劭睠彼延府祠廟孔美誰其侑之曰崔金李
惟玆文獻勝國宏儒文章節義爲世型模皆當侫佛
擧國奔馳黌與庠序獨尊宣尼齊分九齋徒冠十二
文不墜地寔誰之賜　國朝道學倡自文敬小學悟
非用基作聖濂止齋行卓識高見亦既善誘敎誨不
倦獜生不辰玉遭岡焚身夭一時道壽千春亦惟文
成高才邃學不由師承獨尋正脉道器之辨四七之

論探奧發微捆捧血痕契合　宣廟賡興至治天不憖遺未究厥施三賢之生雖不並時功存後學異世同程考亭緒言賴以益明矧彼遺躅俱在海西配玆廟宇禮亦可稽章甫同辭俎豆伊碩斯文盛典　予豈敢忽肆循齊籲用錫華額仍遣禮官敬薦泂酌不昧者存尚歆格

天柱峯祈雨祭文

瞻卬西嵓峻高爲鎮玆保障衆生攸賴興雲泄雨功利寔大今當農節旱魃肆害閱旬彌月焦畝涸澮麥隴無青稻畦揚壒間者霢霂焉足霑丐陰陽愆度

饑饉荐會民才子遺官之蔵盖茲歲又侵國將其奈
濟時澤物靈豈昧昧靈如不顧我乃顛沛肆薦虔誠
清酌是酹丞賜陰隲甘雨其霈

三角山祈雨祭文

岧嶤維嶽鎮茲京都泄雨興雲澤我東區今胡不枯
縱魃毒痡三農愁期百穀皆枯凉德獲戾民寔無辜
徧走羣望靈應未敷肆虔祝誠又此籲呼冀賜甘霈
邦命其蘇

白嶽山祈雨祭文

曰維茲嶽時在坎位靈應夙著下民是庇自春徂夏

膏澤久閼溝澮旣涸禾穀咸悴獲戾神祗不辟攸致念彼無辜寤寐有恃民惟仰神胡忍永棄顧回甘澍惠我穡事

木覔山祈雨祭文

節彼靈山對峯臨漢功利及民不可悉筭由予寡德值玆旱暵川溪枯涸田疇焦爛再殫虔誠躬薦圭璧神怒未回密雲旋散哀此顚連屢瀆不憚尙垂降鑑沛然一灑

漢江祈雨祭文

滔滔江水作紀于南發山朝海功用相參今玆亢旱

閼時此餒凄風散露杲日如燀虔禱屢行惠澤不覃反省愆尤愁焉懷慚神如不顧國將何堪丞賜玄隲蘇彼焦燎

祭從兄叅議公文

維歲次癸酉正月初六日庚戌前叅議朴公旅櫬返自江界謫所以二月乙亥朔初四日戊寅窆于楊州金谷負坎之原從先兆也從治命也前一日丁丑從弟泰淳以清酌時羞之奠来哭曰嗚呼天乎我家向厲乃使吾兄竟殁荒裔仁不必壽善或獲戾理不可詰命不可諦兄有至行家推孝悌兄有曠度物無芥

滯英標出人 敏識寡儷天分甚粹亦既砥礪自從市
韋聲價早揭 息霑御柑名擢郝桂青雲滿路駿步
無泥蘭臺補拾玉署陳閑西門鎖鑰南國旌祭謇謇
匪躬不遺巨細恢恢游刃不頓髖髀國子育義載溉
根抵天官佐銓寔分河濟 膺眷攸注士望咸諸繩
我祖武麻幾克媲雲雷倏變世故多盤波動洞庭葉
敬龍坻 嚴譴遄降替以纕蕙孽非自作天之方懠
狄山峩峩鴨水淠淠坎井一落衆憾咸抵細氈數卷
意在獻替黯黮莫分冤屈誰啓 天門高邃關路迢
遰囚山既固歲籥屢遷塞土多寒雲日恒曀獰風雹

雪宦我榮衛鑒無老手藥之良劑中身奄忽一何危
脆間關廣柳返自天際士林齊悼行路失涕嗟我堂
從二三兄弟二兄欒棘僑泊海澨數秊之間淪沒相
繼兄寄我札悲愴不制復書相吊淚猶凝眥時日詎
幾兄又長逝弟之少兄十有二歲粤從髫丱過荷深
憓憐我駑性奬我薄藝見其小失若恫在體得其寸
長猶恐或蔽提我鉏鈍剔我蔀翳俾我成立寔兄嘉
惠 明庭歷敭幸得次第周旋先後榮耀常棣兄在
銀臺堂后弟隷淸宵劇談月影移砌西闕啣 命兄
自遼薊灣上寄書道中馳候琴嘯迎拜百祥同慇勝

邀園樂聯挽與袂蒼狗易化逝水誰繫春夢莫追風燭已掣緬懷陳跡痛割心系丁寧未音千里來遠孤兒訓誨先誌禀製後死毋負尚或自勵先兆左隕龜墨爰契從先從命允叶情禮即遠有期吉日告筮哀此一訣隔彼永世情難盡言文豈盡贅不昧如存尚歆斯祭

祭族兄晩休公文

維秊月日族弟泰淳謹以淸酌時羞昭告于族兄晩休公之靈嗚呼自從省事即從公游三十秊于玆矣心有所疑難必叩於公事有所臬兀必問於公理有

所微妙必質於公文有所艱晦必證於公不獨其親
愛之情無間於同堂即其敬服慕用之心蓋我師表
也針於頂鎞於膜迷塗乎指南暗室乎明燭臬兀者
以安疑難者以釋微妙者以闡艱晦者以折提撕之
懸警發之力蓋不可以數計矣孰謂今日遽與公而
長別也迷者孰為指之暗者孰為明之縠焉無從而
剖之病焉無從而刺之如之何不令人失聲而長慟
耶季春之來往問公疾延入卧內語言諄切憂時憫
世之意亾異於平日氣息微綿神識未奪俄聞病勢
轉向危綴抵書阿純為問起居得公親筆云要以手

筆寄情強作此書純之復札以為得病五十日來初
近筆硯者閒緘累閱不忍釋手意公之疾自此可底
於勿藥孰謂此書乃公永訣之意也嗚呼痛矣古之
人吾不得及見之矣今之人吾不能遍見之矣顧今
之世如公者果有幾人乎哉行不務矯激而頑貪者
知所愧言不欲強辯而縱橫者屈其辭文不事美麗
而浮誇者喪其華論不持危覈而偏詖者失其私施
施乎馳逐之中而名位自隆淡淡乎傾奪之世而訾
議不遠知德者尠矣今之世雖未聞有深知公者而
後世尚論之人想必有所見矣言不能盡意文不能

盡言一杯來奠涕淚空繁嗚呼哀哉尙饗

祭金遇卿聖臣文

嗚呼哀哉君爲慶川之孫我是懦軒之孫惟兩家之契分兮卽異姓之弟昆君生在午兮我生在巳差一歲以來周雖童稚未及覿面兮已情誼之交投逮弱冠而邂逅兮如宿昔之有素得心事於眉宇兮慰平生之傾慕覽英華之彪外兮若金玉之追琢伊方寸之爽朗兮洒清風於蘭雪絅表裏之交映兮太纖累而清明紛既有此美質兮又重之以脩能鏘瓊琚兮玉佩窮藝圃以搜奇陋衡思之數陳兮邀左徒與爲

之師起旣雖於科臼兮駸駸乎郢中之遺風方騐場
之白戰兮疇十駕之先公顧蹇拙之無能兮幸郵曌
之相隨縱尾濁而僭冽兮許同調於塤篪旣螢窓之
共榻兮亦澤宮之聯武信松茂而栢悅兮又奚論王
盧之前後續傾情而倒意兮如襲芝而飲醇苟時月
之不見兮若飢渴之在身托一世之金蘭兮期百秊
之驅蛩何一疾之爲祟兮致二竪之交攻歷累朔而
澌憊兮嗟日漸而未巳然天之降賦非偶兮佇長才
之一試冀神明之保相兮庶兗妄之有喜當孟春之
謊候兮得晤語之永夕雖儀觀之巳改兮幸神精之

猶昔話疇日而從容兮尚笑言之琅然繞信宿之阻音兮驚禍變之荐臻方公輸之卧病兮遽子羔之泣血哀荼蓼之燻心兮仍薤露之無跡豈藥餌之無良兮抑天理之靡識惟瓌器之易缺兮信良木之難植悲冉子之命蹇兮竟顔囬之短折立未路而悵悵兮歎我行之靰獨悼郢斤之質亡兮奄牙琴之絃絶空樑月之照夢兮但舊札之盈篋念平昔之交遊兮猶宛轉而在目嗟幽明之一隔兮已俛仰而陳跡旣遠日之不留兮見蔞翣之在門違平昔之故居兮適西郊之荒原覽芳菲之未闌兮感昔物之得所艸萋萋

而緣階兮花寂寂而滿樹風習習而動谷兮鳥嚶嚶
而求友嗟化者之一去兮長無絶兮終古瀝腎腸而
攄辭兮和涕淚而濡墨脩薄具而來訣兮痛疈膺而
砭骨倘精爽之有知兮庶毋吐乎茲爵

告文

高麗智陵改莎州告文

伏以邦國之廢興無常天地之盛衰有數嶺松田穄
享昇平之幾季金鴈玉魚任銷沈於萬古神嵩落日
虛照一抔之寒蕪樂遊秋風不見五陵之喬木顧茲
守臣之修墓寔出 盛代之垂仁吉日令辰爰始土

莎之後清酌庶品敢陳禋祀之儀尚饗

曾祖考司僕寺正府君墓改莎建表石告文

緬惟捐館粤在萬曆嗣子方冲甫經亂瘼金石昭德勢有未克世故因循日月浹易牲繫未樹牽紀垂百裔孫咸懼爰究爰度碑蔵墓庭舊所磨琢顧茲趺石亦旣刋鑿盍因前功用圖新刻辭花是礪玉暈乃滌集字書丹顔氏真蹟曾孫泰淳銘詩是作先系首叙子姓下錄中掇遺事略記履職世遠靡詳徒增感感工事告訖吉日在卽床爐重整玉莎改築貞珉旣揭弗朽弗泐百世在下永表幽宅恭申告儀敢薦泂酌

尚饗

亡弟改題主告文

粤惟番世似續仍絶先妣是悼簡於諸侄伯氏仲男弼咸其名定爲後胤教詔丁寧兩嫂並侍亦既敬受昔日無幾禍變遂違風樹不停隙駒遄邁祥禫倏經昭穆迭代惟茲祀版亦當改稱爰輟祔食式正嗣承兄弟之子便是天屬自此香火永有攸托追念宿昔但有悲涕不昧者存感此告禮

疏

辭正言疏 戊辰五月

伏以臣空疎脆弱無所肖似釋褐踰季猥蒙 鴻造
躐處郎署薇垣 新命又出於意慮之外臣誠驚惶
悶縮不知所以自措也夫諫臣之職責任甚重君上
有過則匡救之大臣有罪則糾劾之凡諸人物進退
之際機務得失之事靡不與聞而爭論之得其人而
任之則足以正朝廷非其人而居之則亦足以亂國
家古人所謂與宰相等者蓋以是也況今國論睽乖
讜言肆行苟非剛方正直望實素孚者誠不足以上
感君心下鎮輿論如臣疎懦新進之人其何能稱塞
職任毋負 寵命哉反復揣量決無承當之望伏乞

聖慈俯諒微懇特 賜遞改無俾上有虛授之譏

下蒙濫叨之誚公私不勝幸甚

辭職仍陳所懷疏仝年六月

伏以臣迺踈駑緩百不猶人言責重地實難堪當而陳疏未徹辭避無門又當 慈候有愆上下憂遑之日不敢偃息強顏徑出反復自量亦無稱塞之路物情嗤點想已多矣且須於 闕外所騎顛蹶橫墜路上而幸無傷損之處故曰以供職不敢言病矣數日以來背膂交掣腰脇酸痛咳喘飲食動覺牵引想是因驚成痰以瘀挾痰凝聚經絡之致若不趂即問醫

雜施針藥則終必成難醫之疾矣伏乞 聖慈察臣
微分憐臣賤疾將臣職名亟 許鐫改公私萬幸仍
竊伏念 國家不幸災沴之作無歲無之而前月降
霜又是變異之大者天道窅遠雖不敢傅會以為京
事之應而盛夏嚴霜古人多以為寃鬱之氣臣未知
當今京外刑獄幾介抱屈何人含寃而以須者順立
獄事觀之亦可以推知矣使順立獄情誠如該曹覆
奏而徑斃於累次訊問之下不得伸暴則亦豈不足
以感天和而召災沴耶臣願曰此申諭於諸道監司
凡係獄體之重大疑晦而難決者皆令移來營下親

自審克務盡明允而且推官之任最是苦役為守令
者百般圖遞允有一獄動經五六人不但剖明之官
不可多得未免有務乏之苟充之患交遞之際自致淹
延新到之官未慣顛末失入失出率由於此此又外
方治獄之大弊也亦宜嚴飭監司推官之任各別擇
定而一定之後非有大段病故者則切勿許改使之
終始聽斷亦申鬱導滯之一事也嗚呼召灾之事固
非一端而應天之實不可他求惟在 殿下反躬自
勉而已臣竊觀近來國事莫非應文備數之事自外
面言之則不乏可觀之美而究其終觀之則全無力

行之實辭令之間多涉虛文施措之際率循例套未聞有實心實政期致實效者是以勤民之 旨屢下而德意未孚求言之 教不絶而讜言無聞招賢之禮甚隆而賢士不至徒令虛僞日盛上下相蒙百度俱弛國勢渙散漸至於莫可收拾之域究厥所以皆是徒事文具不存實心之致高明之人多欠重厚剛決之姿或少沉凝此乃古今之通患也 殿下之高明剛決固已出天則重厚沉凝抑或有欠耶伏願體聖經柔克之訓念古人弦韋之警加意本源之地益盡真實之工屏去虛文專懋實效發一言措一事

必使誠信惻怛之意交孚於上下則天怒猶可弭而
國事庶可為也臣於近日事又有慨然於心者數年
以來朝著之上論議携貳互說公私交措白黑務樹
偏見不肯相合此實今日痼弊也然在朝臣則激揚
進退之間各陳其見猶為其職耳夫何朝紳之間少
有開端則必下及章甫黌序之中先有橫議則終上
及朝廷大小議論舉皆和應火燎河潰靡所不及名
曰儒冠隱然成一別據臺閣矣甚至頃年李震顏乃
乞人也本非齒列儒籍之類而間二三浮薄之輩募
得糚出書給疏封使之投呈彼震顏者褎然不知為

何事儼然自稱以儒生遂成其排軋之事天下寧有如此可駭擧耶籍令其疏所言皆是事之詭秘若是此豈 聖世之所宜有耶至於近日尹世綏之疏聯名者多至累十而除若干人外皆是勸募鄉曲冗雜之徒云此已粧出震顏之故智而其疏雖假仲卞儒賢之名實是分蹂卿宰之言雖籍攻斥李整之事實售擊夻銓官之計雖其捭闔牽拖自謂巧密而意之賔主語之緊歇自有不可掩者又必籍重於勳戚大臣以為感動 聖聽之計噫亦甚矣年少儒生豈解為此殆是習熟於傾軋手段者教唆為之耳人事之

乖亂如此尚何望時氣之協和灾妖之不臻乎此習
不除終必破人國家而後已矣雖然其䟽既已封自
儒庠名托尊賢則其在　朝廷事體不可摘發論罪
而今之爲士者初無別人多是搢紳之子弟其所持
言議亦無別事無非朝論之是非伏願　殿下深察
於此等情弊　嚴飭廷臣使之教戒子弟各守本分
勉修學業毋踵浮薄弊習此亦振礪士習之一道而
橫流之勢庶幾少遏也當今之事可言者多矣而臣
新通仕籍見聞未周姑未暇悉數而陳之待罪騎曹
亦過數朔請以所嘗經心者附陳一二焉烽燧之設

所以謹邊防而備不虞也臣在　禁直下吏例告烽火而每以峨嵯烽燧不得候望為告臣詰問其由則言北路烽燧例以雲暗不通云誠如是則　國家何為設墩置卒為彼無用之費耶罷之為宜如以為邊防事重不可不謹則亦當商量變通或添設幾處或移設別處或設他方略以為必可傳通之地決不當一任抛棄以忽未雨之備也　國家之置本兵他司為重加設堂上一員郎廳二員而古例郎官之除必待薦望蓋亦所以謹銓地也今則參判以下作一冗官凡於大小除拜時貳官拱手旁觀而不以為歉

判書未嘗問議而不以為專雖未知自何時如此而決非　祖宗朝設官分職之本意也曹中事務長官雖當裁決佐貳之官寧有不得參涉之理乎況文武殊塗一人之見未易周知用捨之不精抑恐由此亦宜申諭本曹令於注擬之際必與佐貳之官可否相議一如東銓則其於為官擇人之道亦不為無助矣且各色軍布之納於本曹者量入計出則每歲剩餘不下累百餘同歲歲增加其數甚多臣非該掌雖不能的知其數而大約至數千餘同矣逐年腐傷多不可用云盖綿布脆弱不比金錢雖復曝曬終不能支

久故也此莫非赤子膏血之所出而奈之何空置庫中終作無用之物乎宜令廟堂有所商議取考留在之數或蠲減一年軍布或移作經用紓民常賦從長變通無損於國而有補於民矣臣在諫職亦已多日而碌碌無補罪合萬殞今於乞免之章自附獻芹之誠贅陳數事惟 殿下恕其愚而有所裁處不勝幸甚

荅曰省疏具悉憂愛誠誨之誠予用嘉尚可不體念焉朝著之日漸潰裂士子之參涉朝論是固近來痼弊而要其本源惟在爲人君者以大公至正之道照

臨於上而已嚴飭廷臣敎戒之居抑其末務也凡係
獄體之重大難決者移來營下親自審克擇定推官
均勿許改終始聽斷等事當令政院措辭下諭于諸
道而他餘事令廟堂稟處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辭持平疏 仝年十一月

伏以臣於七八日前重得寒疾宿患痁症兼發累日
調治菫得生道而眞元大敗方在委頓中矣不意新
除繼有 召牌違慢是懼忍死趍夯觸冒寒冷病
勢添劇昨日失班終不得自力進參少伸臣子之分
義臣之罪戾實合萬殞而臣前忝本職時又有妄言

誤事之罪亦何敢諉以既往而不為自列乎不得不略暴裡槩以俟斧鉞焉匿名書之弊至於近日可謂極矣一發於把子橋再發於試院流毒搢紳三發於湖營擧國奔竄其時議者曷嘗不曰此與匿名暗投有異不可掩置云我卒之疑亂衆心毁敗國家者莫非是說之為祟而廟堂無長慮之人臺閣無撓汰之論終使奸計得售弊習日滋臣嘗慨然傷痛於此久矣畿營投書適當臣忝在憲職之日故輒發請罷藩臣之論者竊以為此路既不可不杜而不懲狀聞之人則無以成杜弊之論且若其藩臣之私情事勢有

不暇顧者則本非不加原恕強爲刻核之說也咎臣
者見責以過重怒臣者自愬以弱植令不欲一一追
辨以傷事體而蒙 日月之明似有未燭其事狀者
此則臣竊不勝慨然焉夫上變之類苟非爲國効忠
之人亦是希功望賞之徒則安肯露牒於紛遝之中
滅跡於尋問之時哉藩臣之不即馳 啓先問於大
臣者亦其預知虛妄之驗也即係虛妄則其懸牌假
冒特匿名書之凶巧者旣是匿名書則自可依法燒
火而已豈可擇其巧拙可以上聞否乎哉似此事理
不啻明白而緣臣人微言輕上不能開悟 聖聰下

不能見信同朝羣朝迭非訖至見斥從今以往內外
官吏皆將視此為例凡係匿名凶書之類隨輒登聞
不復如前日之猶有趑趄持疑之心矣人心日益巧
詐世道日益危險萬一有不逞之人或欲嘗試 朝
廷或欲逞其惡毒揑出難明之事搆成疑似之言復
效畿營已行之謀以為搖撼內外柄臣之計則不幸
而遭此者果可以自保哉是臣區區為國慮患之意
益啓日後無窮之弊無非不自揣量妄欲論列國事
之致尚何言哉昨者諸臺以此自劾而喉司不察退
却不捧還家歎歎益增危縮敢復強疾搆疏陳列負

犯伏乞 聖明亟命鐫遞臣職俾臣咋舌省愆以懲
妄言之罪不勝幸甚仍念論事之道雖貴和平而告
君之辭不可不明白竊覩近來風習論議之稍涉難
便處則必含糊鶻突不肯分析是非以為持兩端之
計識者之寒心久矣今此天安獄事首尾殆及一年
究竟後文案之來亦且累日矣且李翔曾在禮待之
列非村閭匹士之比故人之傳說其是非者不勝喧
聒有目者孰不稔聞哉況在言議之地者尤當詳採
物情兼考文案早定我黑白可矣日者兩司之避多
藏頭縮手托以傳聞之未詳事實之未詳其不誠不

直亦已甚矣乃若處置之規亦必攙其避辭逐段分別以定文落體例當然而伊日玉堂之箚以圖數語套於頭辭只拈諸臣避辭中一事並請遞差已不成樣至於李秀彥之避既曰有親嫌又插入他語顯然文識則尤宜辨論其是非而略不提掇必欲回避者抑何意也玉堂公論之地果可如是耶公論不行則是非不明是非不明則綱紀不立此非細故也臣不勝慨然焉臣於自劾乞免之章不當更及他事而適有區區之見不敢自隱惟 聖明裁察焉

辭刑曹參議疏 甲戌八月不呈

伏以臣庸愚謭薄屢居人下濫蒙 鴻造叨竊榮次
釁咎百出罪戾隨積頃忝峽邑之冒赴大失廉義近
日喉司之陳 啓尤是妄錯靦面悼心靡所自容固
已不待於方生之清議駁擊之公論矣雖蒙 恩慈
曲加原恕旋滌罪名復有新 除顧此負累之蹤其
何敢自同平人舉首伸眉玷汚於清班哉抑此罪情
諸臣章䟽俱已自陳則其輕重深淺雖有不同然固
是 朝廷之所共知 聖上之所俯悉而玆事之外
又有悚蹙於私心者不得不自首於一絓纊之下臣
在銀臺時 殿下欲慰貴主之心有洪致祥復官之

命致祥等所犯至無狀也旣皆承款伏法則其不可輕加饒恕也決矣夫敦親曲庇君之恩也守法不撓臣之職也職居出納之地者固宜據義覆奏而默然奉承終無繳還之事失職之罪已無所逃又於大臣引對之日臣適入侍大臣擧 備忘中伸救李師命者論以逆律之語則自 上答以非逆律而乃重律也臣於倉卒間未及詳察亦以 上敎傳言於大臣矣退考院中文書則 備忘中救李師命者論以逆律救李翊者論以重律之 敎不翅明白乃知聖意深惡兩人等所爲分輕重爲之防禁初非偶然

而前席之 敎大臣者殆不過萬機中未暇省記耳
臣之不能申復寧爾傳言厥咎非細擬於他日登對
時更爲稟奏俾群聽曉然無所疑亂矣因仍未果迄
至忝職乃使他人替爲追奏委曲辭說終至改籤乃
己臣之儱侗失職又已大矣隄防一隳私意横潰三
司之爭閙譁然艸野之人亦且試伸雪之計矣究厥
所以亶由愚臣之失其職責而尤有所慨惋乎心者
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三司論議之矛盾亦無足甚
異而其中至有以師命親族姻婭只有李健命李寅
燁二人之說登諸奏跡者且李寅燁之不安其職自

有其由蓋悉於其所自効之章而乃欲推諉於別事
厭然揷入於李健命諸人之中臣未知其意眞以爲
師命親族姻婭之在朝者止此兩臣而李寅燁之欲
叅其職果以師命友壻而然也耶噫甚矣此誰欺欺
天乎臣天賦狂踈心有所怫欝則口不能噤默抵觸
於臣室嫉忤於儕流固已多矣早晚顚仆臣亦自知
猶不懲畏輒復妄發今因自數愆殃又敢蔓及他事
此又臣之一罪也臣昨在田廬欲以此疏附拜縣道
以請罪名而不幸宿患風痺之症有復發之漸而村
中醫藥未易不得已擔舁作行昨暮入城而撼頓之

餘症情轉益危惡雖非情勢之難進萬無自力供仕之望伏乞 聖明察臣前後負犯刋去臣名於仕籍以勵具僚以謝公議俾臣退伏私次循省愆尤專意醫藥不勝幸甚

辭右副承旨疏 乙亥五月

伏以臣猥蒙拔擢躐致近班釁咎百出竟至顚躓退思至今愧悚無地不意新 命又及於夢寐之外適在試院無路控免竣事復 命不敢徑退不得不抗顏肅謝顧此已試僨敗之蹤決不宜仍據抑臣尤有所萬分難冒之勢茲敢略陳於 紸纊之下惟 聖

明垂察焉須者大司諫申懷疏中多有侵詆諸臣之語而既不指名事亦泛論初未知其言之果指某人而果斥何事矣晩後始聞懷對人歷舉其疏中失脚諸人而臣名亦在其中云流傳之語各自不同雖未詳懷所聞之果如何而其傳播於搢紳者不翅狼藉則臣安得晏然而已乎臣誠駑劣無所肖似然粗知身名之可愛廉隅之可守者亦不自後於人矣須當變故一時士類之牽脫於罟擭者莫不遯在荒野而臣事勢拘撓情理窮迫盤桓 京輦既不能退伏於田舍牽縛爵祿又不能辭避於 除命反顧平生臣

亦悼恨他人咎責固所宜爾然當朝新貴豈無一二相知之人而尋常間問候人事亦一切廢閣者誠以戒存於整冠愳深於近贓欲為自靖之地耳只緣涉世年方多惡少與因惡生疑積疑成謗或以影響之所不及意慮之所不到事理之所不成者欲相詬病臣時與親舊相對付諸一笑矣豈知載鬼既多止丸靡所畢竟登諸章奏被人呵斥至此極耶噫人亦有言內省不疚何恤人言臣今自省誠無愧怍於中心者而謗議猶喧污名未滌而貪叨不已　寵任如故區區一身之狼狽誠不足言而殆非所以重言事之

風而淸官方之道也伏乞 聖慈諒此情狀刋去臣名於仕籍中以謝人言以安私分實是萬幸

陳所懷疏 一全肨十

伏以臣猥蒙 簡拔叨任保障誠知智慮淺短不足以副 委寄之重而庶幾殫心竭力以自效涓埃之報不幸當此大侵民命近止之日區區愚慮之所欲變通施措者百不暇試一即今夙宵之所經營者惟在於鳩聚財穀賑活生靈而已境内民户萬餘老弱并五萬餘口常時困於征役殆不聊生況値此無前之饑饉其難免於野殍溝瘠可知也然城中軍餉尚

有餘儲若延至來春則庶或不至於顛連死亡而目今民間儲粟者十不能一二糠粃之不繼者滔滔皆然其能饑能寒延至來春者將無幾人耳　朝家軫念民事軍餉之儲旣令減半收糴又許以粟米代稻米甚大惠也雖然除山峽火耕之外種粟者無多粟米之難得殆無異稻米雖有代納之令爲惠不敷矣況他邑收糴皆以皮雜穀代納而獨本境之民以軍餉之故不得以皮穀代納愚民不知輕重之有別莫不以不均爲悉亦不可不念也軍餉與他糴穀事體固異而歲饑民貧則半穀亦士卒食也皮穀代納誠

為虛踈而至於大小豆則許令倍納明春分給二斛
大豆待秋還捧一斛米則不但即今收糴差易明春
賑窮為多其於軍餉亦無虛踈之弊矣伏乞亟 命
廟堂劃即施行焉仍念 國家之所恃而為根本者
惟在於江都及南漢已所以經營措置留備倉穀者
實為陰雨之備丁卯之事江都為晉陽丙子之變南
漢為奉天其地勢之輕重非臣腐儒所敢詳論然江
都則處於海中舟楫之通無遠不到設令不幸有丁
卯之事倉中所儲著支數月則三南兩西之穀可繼
取為餉也南漢則處於高山絕頂之上平時運糴亦

有韓粟上天之數若如丙子之變則城倉之外雖勺米升粟他無繼餉之路以此言之則糧餉之難易輕重可坐而見也江都非臣所管倉儲多少雖未詳知然大約以傳聞言之則殆至十許萬石而南漢則止五萬石耳當此一國生靈喁喁待涸之日移粟賑救之計當如救焚拯溺則兩處之穀勢當次第移糶矣雖然江都之粟雖散易聚南漢之穀既散難聚 國家既不幸有傾危之事亦當先散其易聚處必不得已然後乃可取用於難聚處庶不失六十年來經營儲置之本意耳南漢近邑除龍仁陽智陰竹竹山等

數邑之外皆有漕運之路雖以各邑民情言之亦必以船粟為便其道里之稍遠有不必言自著此利害較然易知不待臣索言而廟堂之上亦必有定筭然臣既職在與守有所淺見不敢不冒陳焉且念臣之境內雖曰大侵軍餉所在異於他邑開春之後則民皆知其仰哺得活矣臣亦以此意撫綏饑民使不流徙而即今散而之四者相繼此雖臣不能善諭安集之罪而此邑如此則他邑之民亦可推知也饑歲之民就其稍豐之地或不無賒死之道而今年饑荒八路同然則其流離遷徙者不過為道路之殍自流民

者亦非不知此事而其不能自安於鄉里者政如疾痛之人宛轉呌號不能自安於床席者亦非不知無益於疾痛而蓋有不能自已者想其情理吁亦慘矣國家既不能厚加賙給使之安保則又不可以嚴令峻法禁其流徙然亦豈可一任其雲移波蕩莫之救止耶雖以辛亥已事言之饑民之居在鄉里者或十全六七而流散道路者百無一活蓋瘦於餧渴傷於風露薰於癘疫不獨饑餓而死而已今秊之灾甚於庚戌流離之民強則嘯聚於山谷弱則枕死於道路者必然之理也伏乞 明諭道臣各邑賑民一以

户籍為斷其流徙之民則皆令歸食本邑之賑使民
皆知厺其鄉里無處仰哺則亦禁其流徙之一道也
此雖非博施濟衆之道未必不為救民之一事矣且
臣於本城事有所贅陳焉　國家之設置本城也慮
其孫絶募民之難得别為事目有自他邑移入者除
其身役又劃給田百結以贍入居之民癸酉入籍之
數至九百九十六户矣今者廟堂為慮户數之猥多
停其募入除役之規此固出於變通之道勢不得不
已也雖然本城狹瘠民無耕作之地生理極難自非
身編行伍稟食軍門則鮮能有久居者以臣赴任以

後許之或有移去者亦或有死亡絶戶者其數已不
滿於癸酉之籍矣民之遷徙不常將來之更爲還集
過於千戶有不可知逐年離散不滿數百亦不可知
若其離散之後城中戶數尠少則必須更用當初事
目以爲募入之地募入又多則亦必更停其令以爲
撙節之地 國家令格旋停旋行恐不當若是也臣
愚以爲不若參商形勢定其額數令城中募戶常滿
一千此外入居之人則不許除役復戶而如以千戶
爲多則雖八九百戶六七百戶惟在廟堂之酌定其
數即令募戶如過其數則使之有闕勿補將來募戶

不滿其數則使之更爲代入永爲定式可以無弊而
遵行矣百濟始祖王廟在於城中盖以此城之經始
本出於濟祖也濟祖雖偏伯一方而傳世累百功德
之在民者甚多稽以祀典宜有報享　國家之典章
未備闕而不舉者久矣今韋以山城之故而廟享於
此春秋時祀例降　御祝禮固當然而事體至嚴矣
臣於到任初循例祗謁則廟庭荒蕪墻壁頹落臣即
謹飭守者雖其艸莱補其泥土時使軍校奉審以告
而第其廟底本無奴僕之典守者只令一貧户蠲役
守直其不能恪謹事勢誠然矣此既古昔王者之廟

國家之所處祀而守直之不謹如此則實爲盛
朝之欠典也亦乞　俯詢有司之臣令量給數口奴
婢倘其灑掃又定城中軍校輪番守直作爲節目著
之絜令須於本城則其於崇報之道實爲得當伏願
聖明有所裁擇焉

東溪集卷之八目錄

疏

陳山城事務疏　陳奏請事疏
辭大司諫疏　因閔省三疏辭職疏
再疏　三疏
應旨疏　因李鼎命避嫌辭職疏
牌不進後辭職疏　辭同副承旨疏
辭大司成疏　因尹星駿疏辭職疏
辭承旨兼陳所懷疏　辭刑曹參議疏
再疏

東溪集卷之八

疏

陳山城事務疏 丙子十二月

伏以 國家之設置南漢山城于今七十有餘年繕治雉堞儲峙糧餉措置器械所以為陰雨之備者其亦勤矣今者雉堞粗完器械無缺糧餉則雖罄竭於賑救之用而將來穡事幸得稍登以至於數年亦可以漸次還充本城形勢絶險若得兵糧粗備則雖使中才之守將當公輸之攻圍其能保全無事必無疑矣第其數十年來改易官制反有失於 先朝設置

之意而不可不復舊者何以言之今者楊州竹山守禦左右別將與本州列為五營而統轄於守禦使守禦使必以朝中有威望幹略之重臣兼之設令如丙丁之事 大駕駐蹕於本城則守禦使以下當為守堞之一將固無論已不然而如甲子丁卯之事則本鎮不過為畿邑之一城孰知守禦使果可舍太行朝而來為本城之守將乎究其事勢必不如此矣五營將聚於一城而無統帥之人則不待敵兵之攻圍而潰亂之事可坐而策矣本鎮雖有防禦之號而以其兼營將之故每於合操之時各營皆以同列相抗

則況當風塵擾攘之際其不俛首聽令於防禦之營斷可知也臣取考本城故事則 先朝設置之初陞本州為防禦使以本州中軍兼營將制置之法至簡便也初無彼此妨礙之端而中間未知何故而兼守禦副使之號未久而又陞留守旋復革罷又兼副使矣昨年因守禦使狀聞罷副使而仍兼營將矣其間沿革之利害臣未暇悉數而陳之然兼副使則騈拇於守禦廳既如守禦使狀聞矣兼營將則掣肘於諸營將又如臣所陳矣今若一遵 先朝舊制本州獨兼防禦之任而營將則以本州中軍 啓下則既無

騈拇贅肘之二弊而有三宜焉何以言之中軍藐其
極擇自辟而該曹以營將簞望　啓下則無添設官
制之事此一宜也中軍雖兼營將而軍中大事本州
以主將摠制之則軍政無虛疎之弊此二宜也不假
副使之號而防禦使為主鎭之將守禦使來駐則固
為副將而守禦使有故則自當為諸營之統帥此三
宜也平常有體統之別倉卒無乖亂之慮若此事理
明白易知伏望　聖明留意裁察焉畿輔三鎭　祖
宗朝以來並皆優視時設觀武才以為慰悅武士之
地者意非偶然江都水原則設行屬目本州則久不

舉論人情之欝抑亦已多矣今者丙子之歲又罔恩
胥亂離之時本州男女冒矢石守睥睨以黑子彈丸
之地抗廻山倒海之勢終得保護 國家言其忠勞
蓋有不可忘者故 仁祖大王於返駕之後即設文
武科於本城以示酬報之典矣于今六十年間扈從
登科之類亡沒略盡而境內之民多是其子若孫也
追念舊事不能無仰望於今日者伏乞 下詢廟堂
而處之本州土地多高山大川近山者皆瘠近川者
易熱故荒廢之地甚多臣別立科條量給種糧使得
傭牛起墾而荐年人畜飢疫寡力陳根宿荄不能深

耕而不幸方夏多雨濱水皆沈及秋被雹高處偏傷
收穫之數固已零星然民皆隱匿不以實告臣從容
鈎校多方開諭使之自首則都目狀修報之後民之
次第首實者其數頗多至於三百餘結臣不敢掩置
謹已具其實數追報巡營然新墾雜穀被災居半實
如上所陳者今若一切出稅與元結亡異則實是厲
民之大者而尤非臣當初勸課之本意也仍念往在
辛未年間自 上重念本州之凋殘因大臣陳白本
州田稅大同米五百石每年劃給五年為限而此年
以來稅入大縮未準之數尚有六百餘石目今纔經

大侵府庫蕩竭之日不敢以本城殘弊之故更請此米而今此餘田徵稅則病民免稅則無名有同數外之物毋寧捨給於本州以充辛未劃給米未準之數使臣得以參其形勢量徵雜穀或以補用於軍需或以轉充於民役於公於民實爲兩便亦願亟 命廟堂稟 旨施行焉臣猥以空疎叨任保障旣有區區所見不敢不自盡惟 聖明恕其僭猥有所 垂察不勝萬幸

陳奏請事疏

伏以臣伏聞奏請使先來狀 啓則使事不得準請

而廻云　春宮既已光膺冊禮德器益成臣庶之延頸日新則彼間循例封典之遲速固不足爲我輕重而沮戹之擧實是萬萬意慮之外其爲痛惋寧有旣我雖然臣嘗聞彼中事情視我　國爲奇貨或有事端則例多從中操弄以爲鉤得賄賂之地者盖自明季已然今玆之事未必有他意於其間而然也今若更爲申請設令未準又復繼遣善爲周旋則應無終始作梗之患似不必重勞　聖慮矣仍念今此奏文中國當以　國本不可不早定名號之意宛轉說道而彼人所執旣以庶長爲辭則今玆申請之語尤當

辨破此一款宜言　王世子自在襁褓　王妃取而
子之以至成長有若明德之漢章章獻之宋仁不但
王妃視之無異已出一國臣民皆知其為　王妃
之子傾心屬望者今已累年此與猝然立庶者事理
不侔之意反復論辨則彼亦無所執而為辭矣且念
前遣使臣等辱　命之罪誠無以自逭矣然其本心
豈不欲盡力爭論終得準請而復　命哉想其事出
慮外可據之故事未暇取考爭辨之文字未及宿講
狼狽至此而今者繼遣之使既皆妙選而其所預思
詳度者宜無不盡則臨事爭論必無窘跲之憂然茲

事關係甚重不可專責於二三將　命之臣致有萬
一之悔奏文撰出之後乞　命詞臣推演其意預撰
内閣及該部呈文五六通賫送以為隨事點改臨時
爭辨之資似合事宜矣且臣竊聞彼中之待我使臣
宗室為上大臣次之駙馬又次之云蓋其國俗為然
也今茲大臣之差送在我雖出於重其事之意彼中
視之則必不如宗室事之順逆雖似不係於接待使
臣輕重之間然此亦不可不留　睿念處也臣方待
罪外邑極知此疏之出位猥濫而愚忠所發苟有一
毫有益於使事者他不暇計有此芹曝之獻死罪死

罷

辭大司諫疏 丁丑四月

伏以臣之駑下百不猶人過蒙 夔拂擢在緋玉之班待罪外邑亦無稱塞之效尋常愧懼若隕淵谷今茲諫長新 除遽及於千萬夢寐之外臣誠聞 命惶蹙靡所容措言責重地臣嘗忝叨觸事債敗無所裨補亦已 聖明之所俯燭也況茲一院之長地望既峻責任尤重如臣已試蔑效釁咎百出者豈可苟然承當以玷 清朝之官方哉況須日儒臣疏中以堂上清望之過多譏斥甚切如臣最為濫叨者尤當

先加澄汰以章公議其不宜因仍淟涊使 聖明有
虛授之譏徼臣益冒進之恥亦已明矣且臣往在戊
辰年間忝在憲職也論啓以女證母者獄事輾轉及
於李翊而翊也終以此瘐死獄中矣頃者翊侄李晚
成投疏詆臣無所不至噫翊之教誘斗任果未知其
虛實之如何而斗任所犯何等重大實是干係倫常
之變而欲使奉憲之臣恐其連累於李翊曲為掩覆
其亦難矣雖然玆事之過殆至十年翊亦既骨因其
家人之訟冤臣今不欲索言爭辨以傷事體而臣天
賦狂踈不識忌諱捩手轉喉動遭狼狽抵觸臣室恐

仇實多今此晩成之疏亦其一事也今若不復顧藉貪榮戀　寵冥行直遂則一身顚躓有不足言而終必至於貽辱　朝廷而後已此亦臣之所大懼也反復揣量萬無冒沒承當之望伏乞　聖明俯加矜察將臣新授職名亟　許鐫改公私不勝萬幸

因閔省三疏辭職疏 丁丑四月

伏以臣涉世乖方積忤於人言不擇發兼惡於已自叨新　命以來惡家之旁伺者疑懼尤多早晩狼狽臣亦自知故須於辭疏之末略露悃愊矣果於昨者得聞海南人閔省三者投疏極言臣罪繼於朝報中

伏見 下政院備忘記 辭旨明切一則曰大不近
似一則曰定是搆揑至以平生持論未嘗苟且 奬
許徵臣奉讀以還不覺惶汗之浹背感淚之承睚也
如臣無狀被人操切其得免於大譴大何之域者亦
莫非 天地生成之德況察之於疑亂之中仍之以
奬褒之 教雖慈父之愛子亦何以加此乎 聖教
至此在臣道理無事更辨而抑有所不可默然而已
者玆敢略暴於 紸纊之下惟 聖明埀察焉今此
省三之疏極口醜罵無所不至而其所謂朴泰輔死
後揚揚赴任及失脚橫步等語臣於須臾置對金吾

時俱陳事狀已經 淵鑑之俯燭言之者既不新奇辨之者亦涉疲勞而若其京中龍仁家舍及附托吳道一云者乃新增罪目也臣於龍仁地曾有數間庄舍果於昨秊有若干添改之事許贖一奴使之自營非惟不籍官力亦不費臣之私財即邑人之所同知也京中則臣於春間賣一區故舍移買隣家而事力綿薄房堗窓戶尚未修補新架數間不及加椽則宏麗與否非所可論而十目所視何敢誣也至於吳道一則臣誠多其風節愛其文學與之相善同朝之間儕友之相善豈是異事而輒欲詬之為私人者固未

滿一西而年前有一投疏者誣道一為大臣之私人
地之相去殆近千里而何其口氣之相同也良可異
也臣於此尤有所痛恨於心者夫臣下之進言於君
上者苟有願忠之心各自陳白未為不可言之臧否
事之是非惟在君上擇焉而數十年來欲售其傾軋
之謀者必藏形匿跡改頭換面如向來郭世楗李霞
顏柳緯漢之徒及近日之朴尚絅姜敏著李顯命姜
五章之類皆以無識無類之輩受人嗾養隨指搏噬
終至亂我 朝廷而後已雖其言不無彼此罪亦有
大小而滔滔前後一轍同套而今此省三亦未知何

處假扮之人而又襲顯命輩故智其言誠不足怒而其詐良可怕也臣於頃年嘗疏陳李震顏以乞人假扮儒冠之狀伏想萬機之中或記在 聖心矣臣以此言受人惡詛不爲不多今又不幸自罹其鋒而自列之章煩複至此臣未知此後又有幾箇省三控出幾許謊話以爲擠陷之計而如臣藐末雖僇辱顛踣誠不足言而奸竇益張惡習不懲則識恐從今以往朝無完人而國之爲國終未可知也寧不寒心哉臣自任所來伏城外而被人醜辱既至於此揆以廉隅有不敢冒進於 闕庭者玆令偏裨替納符信此又

臣之罪也伏乞　聖慈俯察臣危懇亟　命鐫削臣
職名俾臣得以杜門屛跡以謝人言仍　命有司勘
臣不自納符之罪以嚴　朝綱不勝幸甚

再䟽

伏以臣昨從城外敢暴危懇冀蒙　譴斥及奉　批
旨又以搆揑之言不足掛齒爲　教令臣從速察職
臣之情理一倍悶蹙不知置身之所也閔省三直一
䟽隊蠢蠢之人雖極口詆臣臣固不宜更爲介懷而
呈䟽者雖省三搆臣者非省三舉朝之所明知也今
臣若不復顧籍祗承　寵命則眞所謂莫之知避於

器擭陷穽者也且臣竊觀近来陷人之術有如省三
筆先以不近之說橫肆詆誣始則曰其人不足較也
其言不足辨也及其被詆之人或迫於事勢黽勉以
出仕則乃曰自處之道何可如此夫夫也無恥之人
也夫夫也邑廉之人也以此添一罪案歷觀前後覆
轍相望臣雖欲貪榮戀 寵趍走率職胡可得也伏
乞 聖明察臣危迫之悃亟 許遞改臣職名俾臣
粗守愚分少謝衆怒不勝幸甚

三疏

伏以臣被人醜詆決不可抗顏榮次而一疏未蒙

懇遞再疏見阻喉司情勢之窮蹙已不可言且臣素
有奔豚之病三年山郭風霧所中少有失攝輒復添
重交龜上來之時曾已重發多般治療纔得差道尋
滿數日適值 聖上憫旱親禱之日獲備於將事之
列分義所在不得不忍恥忍死出謝 恩命仍參祭
班矣徹夜奔走之餘痛勢大作自 大庭起居之列
僅得扶曳還家負席宛轉求死不得方在人鬼關頭
臣雖緣事勢牽迫暫時冒出而終不可淟涊仍居以
益忝廉隅恥之一罪況今賤疾如此尤無自力供職
之望伏乞 聖慈察臣情勢之難冒憐臣病勢之難

強丞 許遞改臣職名不勝幸甚

應 旨疏仝年五月

伏以臣情跡臲卼決不可冒據榮次而適値 憫旱
親禱之日叨備將事之列分義所在不敢偃伏黽
勉出謝貽羞搢紳玷辱官次亦已大矣而宿患奔豚
之病挾感復作腰腹牽掣吐瀉無筭委頓牀席宛轉
呼暑多般治療僅得回甦而元氣大脫餘症未已旬
月之間斷無自力強起之望毋論情勢之如何顧此
病狀決難趍走供職伏乞 聖慈特加矜憐將臣職
名亟 許鐫改俾無虛帶曠闕之弊不勝幸甚臣於

乞免之章不宜更贅他語而當此 罪己求助之日
雖無職責伏在艸莽之臣亦當各獻芹曝以自盡憂
愛之忱況如臣受 恩深厚忝居言地何忍無一言
而退乎天降饑饉連歲斯極而八路民生之不至於
盡塡溝壑得以保有室廬者莫非 殿下至誠惻怛
賙賑之德也然而卽今內外之倉庾皆已殫傾罍恥
所恃而指望者惟在今年穡事之豐登而已不幸自
春徂夏風旱爲灾兩麥皆傷而宿麥則殆無遺穫矣
溝澮皆乾移秧愆期麥糧旣乏鋤耘失時秋成之不
實從可卜矣不但周餘孑遺更無可救之道至如百

官之俸三軍之食將何以繼給乎國事至此可謂岌
岌乎殆哉當此之時君臣上下若無大警動大變通
之事悠悠泛泛以過時日粟不天雨國將何賴臣竊
觀村閭匹夫之家稍知制産者若能量其入出節其
饘粥則雖値儉歲亦免顚連之患況 殿下尊爲千
乘之主富有八路之地國無兵革之患民無齎送之
費君臣上下苟能痛自節損而士之所出無他浮費
則數年凶荒亦何至於民國同亡哉雖然 國家承
平旣久習俗之侈靡已痼猝欲節損其道亦難如非
聖上躬自節損以率公卿公卿節損以率大夫大

夫節損以率士庶外則方伯率牧守牧守率編氓俾
其上行下效有如風行艸偃則既痼之俗終無以易
之矣節損雖非一事而當自穀物為始靡穀固非一
事而惟其酒餠為冣臣願從令為始以秊豐為限內
局所釀量留藥用之需此外一切罷之外方郡邑皆
有釀酒之事以供賓旅 嚴飭監司使之並皆禁斷
焉或曰內局所釀其費無多罷之為埋沒此亦不然
唐德宗時關中倉廩竭聞韓滉運米至陝德宗喜謂
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
為樂唐宗以萬乘之主因一時轉輸之不至禁中不

為釀酒則況我 國今茲之凶荒乎近來婚姻之禮
侈靡過制極矣新婦之家三日例送酒食於舅姑國
典亦定其器數而比年則務多恥少多者或過於數
十餘器以至舅姑之生日及節俗必備盛饌餉之貧
者至於破產而不能自已此在常年猶當禁之況此
大侵之時耶巨室所為寒門必效臣願戒飭公卿大
夫限年豐一切禁斷而申禁之後如有犯之者使有
司各別刺擧兩邊家長並為論罪焉油蜜果為國俗
盛饌宴饗祭祀先於庶品而靡費穀物甚於餠餌亦
願限年豐別為禁止焉或曰子孫享先自當稱家有

無不必為之禁制此亦不然臣嘗聞故相臣鄭太和
當辛亥大侵之歲家廟祭祀饌品並為減殺曰 太
廟之薦 御供之需亦既裁省則臣子享先之事何
敢獨依常年乎援諸道理固當如此此宜令日廷臣
之所可取法者也祭祀既然則婚姻之時如牢床所
用漢果之屬皆當並廢也大小使星之騶從多寡自
有定式而近來奉法之人絶少如監司所率多者或
至五十餘人一行一日之供足為下戶一朔之資甚
可歎也亦願申明定制 嚴飭內外而除老病宰臣
之外如雙馬轎日傘等事並皆限年豐一切禁停以

示貶損節約之意焉或曰使命威儀亦有關係不宜過加貶損此亦不然五羖大夫特一霸國之佐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而未聞秦國以此受侮於當時取譏於後世也傳曰廐有肥馬野有餓殍是率獸而食人也今者內外廐牧及各邑分養之馬其數亦多一馬所養可給一戶饘粥之需減一馬濟一戶減十馬濟十戶以至減百減千所濟如是亦頒令其所司量宜省減並以年豐爲限焉噫節損之義大矣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害民損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常時尚然矧玆危急之日乎然而節損之事固不止

此臣之所陳者蓋欲　朝廷舉隅而見之觸類而長
之苟係浮費勿論小大苟可節損勿復留難焉已嗚
呼衛文公當喪亂之餘身衣大布克復前烈而詩人
詠之曰非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先儒釋之曰
蓋人操心誠實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臣雖以節損
之道告於　殿下而其行之有成亦係於　殿下之
秉心而已當南郊有事之時金石迭奏籩豆有踐
殿下躬執圭璧升降於壇壝也伏想　淵衷惟在於
爲民籲天而更無他意之或間耳苟能操存此心終
始如一毋令造次而或失毋令燕閒而或肆一念之

誠上格於天則九潦七旱亦當不害於堯湯之世如其未也則雖令雨暘時若稼穡有秋 宗社之憂殆未已也伏願 聖明加意於斯焉仍念民間農糧全靠兩麥今年饑饉宿麥盡死秋耕無可播之種若非
國家別為備給則來歲民事亦極可慮伏望亟
令賑廳多方料理勿拘多少分給饑邑以為取種之資此最不可緩也兩西荐饑甚於諸路而關西尤甚連年船粟勺水於輿薪今則江都之儲既竭更無可船之粟哀此餘民將束手而視其死耶臣伏聞遼地肥饒若逢豐年若黍若粟賤如糞土貿遷有無最為

荒政之先務今若移咨遼省得於中江互市而以紙
若皮革之類貿取穀物則亦數之餘縱不得賤取以
我不可食之物易彼可食之物其利猶大此事若成
關西一路之民庶有可救之道伏望 下詢廟堂而
處之焉臣於此又有慨然者臣聞關西土沃常時穀
物甚賤 朝家倘能於年豐之時先為平糴設倉而
儲之則民饑足可為救民之資軍興亦可備給軍之
需而年豐則任其糜費民饑而無穀可賑此是廟堂
謀國之拙也亡羊補牢失馬繕廐俗諺之所嘲者而
臣愚則以為此非可嘲之事也何以言之亡失羊馬

之後不欲更蓄則已如欲更蓄則補繕之事胡可已也關西諸邑寧邊地勢最要船路且便臣願自今年爲始別置倉庫募儲穀物令籌司堂上一人專掌其事出入之際並令勾管如江都南漢之例年事稍登若至數年之後則十許萬斛雜穀措置不難後雖不幸更有數年之饑饉豈至如今玆之狼狽乎此外諸路並依此設置而如江原道之春川全羅道之格浦地勢皆要亦緩急可恃處也乞 命廟堂商議稟處焉臣違離 禁闥已及三載其間時事得失之可言者今不可悉數而若其關係於紀綱政刑之大者試

陳其一二焉即今　朝廷之大弊無過於論議之歧貳而究其所以致此者亦有本有源盖一二巨室見訾於清議者不自知罪惟懷忿憾凡其觸忤其家之人必傍伺釁隙吹毛洗瘢或公肆傾陷或暗加譏斥流言以撓之横議以沮之必欲售擊去之計者非其家之親屬則亦其姻婭也設令其言皆是猶爲妬婦之言況多出於据摭粧撰者乎今日朝論雖曰潰裂豈必家家盡成嫌隙人人皆懷傾軋而風習一誤日益壞亂睚眦之嫌必思報復朝著之上殆無一日之寧靖者無非職此而然也今若　嚴懲此習使不得

售其懷私逞憾之計則和平之福亦不難致譬如善
於治病者必先察病源下以針藥則眞元自壯而表
症不難去也不然而含糊兩可強欲調停則無異於
却步而圖前臣未見其得也其中尤有甚焉者如昨
年李健命之疏斥大臣也有以誅戮勳臣歸咎 聖
朝之語庚申錄勳之人固亦有寃死者他人言之固
無不可而師命亦勳臣之一也渠以師命從弟肆爲
此說譏切 太上其不顧私嫌縱恣無嚴極矣夫師
命之所坐去惡逆特一間耳爲其親黨者處於通列
則其感激畏愼當倍於他人而無忌憚乃爾以 殿

下之聖明豈不 俯燭其可駭之狀而曲爲包涵不
賜譴罰者伏想 聖意必以爲其人年少妄言不
足深責姑爲此優容鎭靜之圖爾但念似此 處分
終歸於 國體不嚴而反益紛鬧亦須 明示譴罰
以勵其餘俾知王綱之可畏亦匪懲伊敎之道而其
在鎭靜之方未必無補也金春澤以勳戚之子締交
無賴行身詭慝國人之仄目久矣內欺其父外藉形
勢公通賄賂奸濫萬狀奉憲無擧拳之人已足寒心
而今春獄事告者六人輸情者一人如此虛無之獄
事古今天下之所未聞而錫箕壽慶咸等諸賊皆是

春澤手足心腹晝夜同處之人也況上變之時其家
傔人隨至 闕下闌入鞫庭見捉受棍之故街巷喧
傳無所不至下流所處衆惡皆歸則人言之來雖難
盡信而執跡而觀之則安保其必無所以然也金氏
家世本爲喬木舊閥又復托屬肺腑實同休共戚之
臣也而有此寧馨臣竊傷之若令留在 京華更益
其不靖之端如此之類終必凶于國害于家而後已
伏望早加 裁處放而遠之則不但爲 國家之幸
在其父未必不爲福也臣之此言實爲金家地非所
以害之也惟 聖明垂察焉臣無任惶恐祈懇激切

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懇意今玆之旱亦孔之酷矣自春徂夏終靳霈澤麥既無秋民方殿屎而移秧又將愆期其中三南專以秧畓爲務若失此一着則民不得爲民國不得爲國矣用是焦憂日望甘霖之普洽也應旨封章憂愛誠深予用嘉歎可不加意焉条陳之事令廟堂各別採施而李健命之疏語果非渠所當言至於譴罰則似乎過矣疏末云云流傳之說何必準信也省三不正之言一向引嫌適足以中傾軋之計甚非事體之得宜也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因李鼎命避嫌辭職疏 仝年仝月

伏以臣昨於疏末略陳朝著之上不避嫌疑恣意傾軋之弊遂及李師命坐汰事李健命隨語之妄肆矣重觸僚臺之怒反戈相攻不遺餘力臣不勝瞿然之至其所謂樹其所使之誚似指命信一疏語而信一疏中初無指擧臣名之事則李鼎命何以深知信一意旨而必欲歸之於臣身耶藉令信一疏意果在斥臣況諸閔省三疏淺深不翅懸異則論臣自處之道不當捨省三而先信一今乃掩置省三顯攻之疏拈出信一巖名之語抑何意也其所謂稍中云云之說

未知發於何處臣固未嘗聞之而搢紳公誦果如其避辭則一鼎命雖可迎擊而舉朝搢紳可以一疏箝制耶臣雖愚迷亦不至為此也況臣疏中橫議流言云者通論近日之弊習元非指斥一人之事上下文義皆可按覆使鼎命果無此事則雖助臣為言可也何必強引自當以作攻臣之欛柄耶忿懥之言臣不欲索言爭辨重傷事體而臣冥行險途歛怨於人初授臺職惟患其入來入來縮伏又患其復出遮前截後使之自救不暇時議所在大可見矣況僚臺罪譴旣緣臣疏之故則揆以廉隅尤不當揚揚於臺地也

決矣臣搆此疏本繕寫之際又得伏見李健命疏尤不勝駭然也夫健命疏中誅戮勳臣四字固非專指一二人而師命獨非勳籍之人乎今以己巳誅死不由於庚申之事欲拔出於勳臣中而自稱無嫌礙之端此果成說乎雖然遣辭之際一二語差失若出於偶不點檢之致則臣固不當拈出論斥而師命罪狀旣已自服之後為其親黨者不念 王法之難撓禁令之至嚴至於煽誘遐遠無識之輩相率投疏嘗試
朝廷以為角勝伸白之計臣嘗痛惋其無嚴而健命疏語又且如此非如一時逸發之比故有所論斥

矣今乃不自服妄言之失張皇自明一至於此良可異也至於方伯望持難之說未知伊日健命果以臣負累而阻之乎其時銓官尚今現存臣不欲自辨也然既曰略示持難則其言之元不大段可知而執此而反欲驅臣於逞憾之科者誠可笑也臣一言出口詬罵沓至雖欲仰恃 聖明黽勉供職其可得乎伏乞 俯諒崩迫之懇亟 許鐫改臣職名俾臣得以杜門咋舌以謝衆怒不勝幸甚

牌不進後辭職疏 仝年仝月

伏以臣情勢窮蹙之外賤疾且苦呈單請急出於萬

不獲已而見阻喉司不得上徹而召牌之降適當此
際病狀纏綿萬無自力趍承之勢自速逋慢之罪恭
俟 譴罰之加矣勿罷只推之 命又出於格外惶
恐隕越益不知置身之所也揆以分義一息未滅之
前惟當扶策病喘趍走率職而區區靡隔之外尤有
悚蹙於私心者臣誠無狀職是臺官也臺臣陳章請
加罪譴則雖在公孫之位者義當退縮上竢 君父
之進退下須公議之處置未及結梢之前不敢先自
分疏事理固然也向臣疏中臚列李健命罪情者亦
云不輕 天批既下之後從輕重論 啓乃次第事

司李鼎命初無被斥之事而橫身擔當及　闕門垂
閉之際倉皇引嫌健命則攙登對未入之前汲汲投
疏兄弟迭出戈戟交加此何意思也此何事理也如
令臣果有迎擊逞憾之事則他人公聽豈無當言者
而何至擺棄事例自戰臺議以為沮遏之計耶此無
非如臣疲劣忝冒臺地不度時勢妄有陳論使臺體
朝綱掃地無餘臣之罪戾至此無所自逃矣尚何論
靦面揚揚處置同僚乎伏乞　聖慈察臣血懇亟
許鐫削臣職以懲妄言之失仍　命有司勘治臣慢
命之罪不勝幸甚

辭同副承旨疏 仝年六月

伏以幾亂微臣過蒙 洪造從前忝竊罔非踰分今玆銀臺新 命又及於已試僨敗之身惶隕震惑罔知所以自措也臣天賦狂疎不知忌諱頃叨諫職激於愚忠一言發口衆鏑叢體前後陳章及引避自列者實出於計不獲已亦欲稍存事體而及見處置措語則一則曰有傷事體一則曰遣辭太深意在言外顯有扶抑臣誠惶惑繼之慨惋也重臣之疏雖以不敢分疏爲言而首尾語意全然諱子之惡而欲歸之於粹白無過之地不自覺其爲欺隱之歸誠如是則

臣之疏誣妄也臣之引避安得不爾而譏之以強爲
引避如臣迷惑終有所未曉者也重臣之再疏因此
而發又以湊合臆逆斥之此固不欲更爲之爭辨而
亦無非臣之不量時勢妄有陳論自取顚沛之致更
何言哉至於前持平李晩成之疏則臣尤不勝驚訝
焉臣自縣道辭職也略提晩成前疏之語以陳不能
晏然之意而未嘗有僇辱李翻之語原疏尙在可以
按覆也今者晩成未知以臣疏中何語謂之僇辱而
詈臣若是耶在臣之道惟當斂身謹避緘口無辨而
第 國家之設置言官盖欲其隨事糾劾以擧國綱

而言之是非自有公論一家子弟公肆醜罵於童丱
之間者此亦一世變也臣竊爲之寒心也然晩成職
居臺憲其所爲言乃至於此臣之情勢決不可苟冒
於榮次而且臣數年以來耳聵之病夏月輒發自前
月舊症復作已浹旬望日漸添加尋常酬酢之際重
聽太甚若不趂時醫治將未免爲廢疾之人以此病
勢尤不可承當於近密之地故昨請 闕下呈進此
疏則退却不捧實出意慮之外是欲令臣不顧人言
冒沒行公而已耶只此一款亦足添臣之一端難安
而繼又伏見大司諫李徵明疏則專攻吏曹參議李

整語意極深臣尤不勝瞿然焉盖其疏中有不辭州縣之所雖不指擧臣名伊時州縣之 除臣亦不能辭遆則又何敢晏然而已乎伏乞 聖明亟許鐫削臣職以安私分以謝人言不勝幸甚

辭大司成疏 仝年七月

伏以臣空踈陋劣百無肖似從前歷揚罔非忝竊循省私分愧懼恒切今玆國子新 命又下於千萬夢寐之外臣誠惶駭蹙恧罔知所以措躬也夫國子之長寔掌教胄之任地望旣峻職責甚重如非學術通明爲世矜式可以有補於菁義之化者莫宜居之課

試文藝考較長短雖是本職之末事而亦須詞翰優
餘鑑識精明方可表率多士奬進後生顧臣鹵莽而
滅裂學術之如何非所敢論而秪以詞翰末技言之
少既椎鈍長益疎懶尋常尺牘之酬應亦不能猶人
其可望據皐比之座任賓興之責乎況今俗習已壞
士論多歧韋甫之列鬪閧之端相尋賢關之中禮讓
之風日襄雖宿德重望素爲黌序之所信嚮者亦難
鎭嘵嘵之議致濟濟之美如臣眇然新進素蔑名稱
者將何以塞士林企望之心稱 聖主委任之意哉
不待反覆揣量實無苟然矛乏之望伏乞 聖明俯

察血懇將臣職名並 許遞改付授可堪之人公私
不勝幸甚

因尹星駿疏辭職疏仝季八月

伏以臣伏蒙 恩暇省掃丘墓昨者還到城裡得伏
見校理尹星駿疏本以臣本職注擬之際有持難之
議而遽然徑出為非至謂之行已大防先自放倒臣
不勝瞿然悚悶之至伊日銓席持難之說臣亦有聞
蓋銓郎之意初以佐貳獨政備擬新望為疑矣旋聞
國子之任本非新通清望之比故貳席之獨擬明有
前例且臣之備望則已與判書通書停當故更無他

辭云當初之所酬酢不過體例間一事耳使其體例
有違則雖無郎官之言臣於是職不當仍受而如其
無失則堂郎論難政體之言似不可引以爲嫌故辭
疏 批下之後即爲出謝矣須逢銓郎則其所爲言
果符所聞亦以臣爲不當引嫌而今者儒臣之言乃
至於此豈政席酬酢之說不止臣所聞而別有播在
於儒臣之耳者耶抑銓郎之所持難者雖以體例爲
言別有言外之意而臣未及聞知耶若爾則臣之冥
行冒受之責誠無所逃矣盖臣受性樸率素乏周詳
常以爲凡於進退之節義在當辭則必辭爲期苟無

終始必辭之義則不必已定彈冠之志猶勤觧組之
請若夫商辭章之疎數計 召牌之多寡以餙讓爲
難進之節者有非誠實之道故本職之一辭即出亦
臣之本來意見爲然也雖然國子之長任重而責大
决非如臣無似動觸時諱者所可冒處而不自揣量
抗顔承受於衆目睽睽之中人言之來固不足恠只
自慚悔之不暇何敢有尤於人哉伏乞 聖明亟命
鐫削臣職名俾臣得以杜門省愆以謝人言以安微
分不勝幸甚

辭承旨兼陳所懷疏 仝季九月

伏以臣於須者被人放倒大防之斥名為士夫者於
其行已大防雖謂之有所虧損其爲僇辱固已大矣
况放倒云云者自非得罪名教之類不可輕加而似
此指斥猝然來加臣雖冥頑安得無悚然驚愧之心
哉略擧所聞以自暴冒出之罪者情勢之不得不爾
者也至於再疏一避瀾紙侵嘲一節加於一節實是
夢寐之所未到反復思惟莫知其所以致此之由從
後得聞則乃以臣疏中違牌多寡辭單疎數一句語
認作侵攻之意云臣始焉訝惑繼以失笑也違牌之
頻繁辭單之紛紜實爲近年之弊風故臣常對親知

以此規劝同朝儕友孰不稔聞而叙之以譏劝責之
以反戈至以不樂為善等語極意相詈臣實未曉其
意之所在也雖然如令臣深戒拭嚥之逆意餞自處
讀而無辨則人之為言何為而至此哉轉喉觸諱殆
臣之謂也靦面咋舌悼悔靡及狗馬賤疾適又添劇
尋单請急以為杜門調治之圖矣銀臺新 除忽及
於 恩暇之中陳章見阻 召牌繼降違逋是惧忍
恥冒蕃黽勉秪謝而顧臣所遭既非尋常規警之比
决不可因仍蹲據於近密之地更益其不有公議玷
辱官次之罪伏乞 天地父母 俯諒危縮之情勢

亟 命鐫削臣職名以謝人言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臣於自劾之章不宜更贅他說而國事艱危到此地
頭苟可一分有益於 國家者義當不計愚踈以備
察邇之聰玆以一得之見有所附陳惟 聖明垂
察焉 國家不幸連遭大侵當此秋成之日畿湖之
間流散相繼餓殍載道都城之内斗米之價過於百
錢内外儲蓄蕩然無餘此誠危急存亡之際也自昔
有國之遭饑荒者在我則盡節損之道而境外亦有
請粟之事不出此二科耳雖然古今之事勢不無異
同日後之憂患亦宜深慮境外之請誠不可輕議也

是故臣頃在諫職略進膚淺之見而但以節損之道
反復言之仍陳中江開市之事矣竊聞廟議多以為
疑迄未見採施云而臣之愚妄終有所迷惑者夫開
市於中江本非刱設之事而物貨交易今已為之首
曰互市貨穀何殊昔在壬甲倭亂之餘亦設中江之
市不惟西民得濟都下亦多賴之此已然之效也在
我無求貸之恥在彼非恩施之事有無相通彼我交
利如能明立科条嚴禁姦細則亦無因此生事之慮
矣臣又聞自嶺南歲給馬島之米多至一萬六千石
島倭往来之時雜費之米又至四千石而每年作結

之後待春捧留於東萊以為翌年繼給之道如今年
賦稅徵於來春以作己卯之条是也且其繼給之規
自春至歲末稍稍給之云是己卯歲所用二萬石米
留在於明年也是故在前則自該府任為移貸或不
無虛踈之弊當此中外孔棘之日　朝家先為取用
此米而己卯之給則取辦於當年亦無後時之患矣
臣又聞公木代米之限已過而島倭恐失米剩抵死
爭執云　國家天覆海涵不必與虫蛇之微細較長
短行且過限而許之矣雖然島倭自知曲在於己惟
恐　國家之不許退限永絕代米之規今若諭之曰

爾輩不有定限變詐如此誠極無謂而國家仁深恤
隣義懋柔遠固當退限代給苐連歲饑饉亦爾之所
聞知也賑民之事穀物方急公木之代則姑俟他季
云爾則倭必感悅而從　命然後或以本木定給或
以物貨計給只在一譯之周旋矣臣又聞島倭稱以
公幹往来萊府絡繹不絕而在前有事之時使之停
送亦有其例云今若善諭館倭俾其轉通島中凡有
公幹並令合併順付而不緊送船皆限季停止既有
前例亦宜從令餼廩雜費之米可得以减省也臣以
此事廣詢於習知邊情者皆言可行故敢此冒陳於

乙丙憂勞之中伏乞亟 命廟堂商議施行焉

辭刑曹參議疏 戊寅三月

伏以臣蹤跡臲卼縮伏私門分甘廢置秋曹佐貳之
命忽及於夢寐之外臣誠惝怳惶悚不知所出也
臣本愚踈鈍劣無所肖似尋常職任亦難稱塞况清
班顯秩豈有毫分近似者而猥荷 拂拭驟擢叨冒
循省愧悚靡所容措不幸前冬以臣之見塞清塗有
是非銓曹之說仍致重挑銓官之怒惡言詈辭狼藉
章疏有若積怨深怒乘時噴薄者然臣誠慚靦悼駭
直欲掩耳而走而不可得也處謗之道無辨爲宜而

著其黷黷不白者不容不自暴於 天地父母之前
者亦人之情也今其為言以臣謂重負疵累噫累之
一字自非有汚穢醜惡之事者未聞遽以此加於人
也臣自前夏屢被齮齕有曰難洗之累者有曰身負
重累者或出於閔省三受嗾之疏或出於李健命反
詈之言鄉生之妄作年少之怠肆臣固嘗付諸一哂
矣今者冢宰所處何等地位而乃襲用此等舊套公
肆詬辱豈其急於自解於儒臣之斥而未暇擇發而
然耶臣竊為重臣惜之也國子時臺疏云者似指尹
星駿疏而至謂之臺疏重發猶不知恥有若以臣為

匿過掩尤而厭然行公於臺論方張之日者然凡人苟被臺參而猶復貪戀其職不知自處則不但其忘廉冒沒爲士夫之至羞恥而已其爲恣肆無忌果何如哉臣於伊時陳章自劾尋單必遆其職之外有何別様自處之道方可謂之知恥也耶古人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殆近之矣而似此白地擠人古亦未之聞焉固知世之憎臣者多譏臣者衆豈料斯言之出於重臣之口乎臣實訝惑莫測其由也雖然名塗易釁人望難厭負乘居多量進爲少強顏冒入臣嘗病之而畢竟不能力辭淸顯而自諂於強冒之科

臣亦不得免焉則謂之不知恥臣固自取尚誰尤焉至於洪受濾之疏未知所謂左袒者何事乖激者何論而臣之前後忝叨言職抵觸數三巨室者雖其本意不在於乖激而論議之睽乖朝著之睢盱究厥所以抑未必不由於此以此罪臣臣亦無辭矣今宜悉數愆殃自請罪罰而機穽之喻齎持之説又方為一時籍人之欛柄尤何敢妄自觸犯以增罪戾乎仍念臣謀身至拙涉世多乖三季外邑纔承　召命而即有唉人逆擊之舉時議所存大可見矣在臣之道惟當屛身斂跡謹避機鋒而　恩諭開釋出於常例臣

誠感激隕結爲期愚不自揣妄論時事旣遞諫職猶復低徊一忝國子再入喉司非分之榮灾所生也冥行不止咎所自也跡蹙於蜚語名困於封章坐待彈射自取狼狽咋舌噬臍更有何說伏乞 聖慈諒臣危懼之悃亟 許遞臣本職仍 命削去臣名於朝籍俾臣得以杜門省愆粗守私分少弭衆怒實 天地生成之惠也臣無任惶悚戰懼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受人黷騭指擬非常有異於官師之相規而孤危之蹤無人伸理狷狹之性不能容忍不得不自

暴於 仁覆之天而不自覺其語言之稍激辭氣之
失乎此誠臣之罪也乃以此致勤 責諭辭旨嚴明
實出於匪怒伊教之意惶感悔尤靡所自容秪當啣
恩奔走以效職事而宿患風痺之症適復添劇尋單
請急見阻喉司一味惶蹙之際得見兼輔德李健命
疏及大司諫洪受瀗避辭極口醜罵徒以快意爲主
事實之有無事理之如何都不顧藉噫嘻甚矣健命
之仇臣久矣健命之怒臣深矣欲一甘心理無足恠
而 聖明在上綱紀在下亦不料公肆詬罵著是其
狼藉也至於受瀗則未知以臣疏中何語爲反罵之

辭而疑怒至此耶受濕前䟽旣以左袒乖激爲臣罪案夫目之以左袒指之以乖激則其非循例規警等閒論斥之事可知也臣安得不以抵觸臣室自劾乎以此怒臣臣窃訝惑莫曉其故雖然臣䟽所謂數三臣室之中李翊亦居其一翊於受濕爲姻家至親抑無乃因此而有所過慮疑之以抑勒耶若爾則臣之所言誠爲觸諱而受濕之詆臣雖至百車　日月之明必有所　俯燭者臣何必自明乎噫臣果有汚穢之事則同朝之臣亦不肯相容公言顯斥當有其人何獨此兩臣費力於臣䟽旣發之後若是其異常乎

詬罵之言固無事於辨詰橫逆之來不宜與之爭較況聖教在前臣不敢更惹紛鬧而被此無限誣衊其不敢抗顔於朝列決矣伏乞聖慈憐臣危蹙之悃亟命鐫削臣職秩以快人心以安私分不勝幸甚